



旗袍女人来时，槐花正开，一片洁净，犹如雪花一般，一瓣瓣地飘着。旗袍女人如另一片雪花，干干净净，往街上一站，就吸引了一街人的眼睛。旗袍女人的一抹旗袍如水，一闪一闪的。旗袍女人的微笑也如水，打湿了一街男人的心，水灵灵的。

旗袍女人是短发，时髦的学生头。

在这儿，这种发型很少见的，只有曾家四小姐是这样的发型——读书的女子嘛。

旗袍女人不是读书的，是个理发的。这，在这儿更是独此一家，开了丰城的先例。

在丰城，理发是爷们儿的活儿。剃头匠拿了剃刀，在人脑袋上飞快一旋，一个光头；再一旋，又一个光头。旗袍女人却不这样，她用推子、剪子，长长的手指翻飞着，一根手指高高地翘起，姿势很优美，不一会儿就理好一个脑袋，是分头，四六的。男人的脑袋被这样一理，眉眼就俊了，就有了种书卷气。

理 发

■文/余显斌

相应的，旗袍女人收价就高一些。

这是一个乱世。乱世，大家以保命为主，谁还有那些穷讲究。因此，丰城人一个个是葫芦头，也就是光头，太阳光一照，锃光瓦亮的。

但，也有讲究的人。

一些小老板理分头，一些学生理分头。分头理好，对着镜子仔细照照，一脸的笑，找了钱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除了这些人，小鬼子也来。

当时的丰城，驻扎着一百多个小鬼子，整天没事，枪尖上挑着面膏药旗，皮靴吭哧吭哧响着在街道踏过，一个个挺胸凸肚的，很是威风。见到不顺眼的人，他们会大吼：“八格牙路。”刀光闪闪地刺过来，让一街人吓得张着嘴，钻进家里发抖。

可是，小鬼子虽缺人性，可也是人啊。是人，就有爱美之心。小鬼子的爱美之心，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差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于是，一个个也去女人理发店理发。

女人不知是为了平安，还是讨好小鬼子，竟然在店外挂了一面牌子，上书：皇军理发，一律免费。

丰城人一见，一个个气得咬牙。尤其男人们，暗暗长叹，人不可貌相，这么美的女子，怎么有人样无人心，自愿做起汉奸来啦？真是不知羞耻。

丰城的女人们呢，见了旗袍女人，眼睛一白，狠狠唾一口：呸——

旗袍女人对丰城人的谩骂和白眼，恍若不闻，仍然如一片槐花，脸上带

着干干净净的笑，和理发馆外一瓣瓣盛开的槐花相映衬。不过，在丰城男人们看来，那笑不再媚人，而是恨人。

日军进入理发店，女人一笑，给小鬼子认真洗头，然后拿了梳子、推子，手指翻飞着，一会儿工夫，一个平头理好，点点头，表示结束。小鬼子忙到镜子里一照，翘着手指道：“吆西，吆西！”

女人一笑，一脸阳光，好像得到了多大奖赏似的。

事情，就在那晚发生了。

小城还有一个保安中队，队员一个个理着光头，锃光瓦亮的。他们善于舞刀，舞起刀来，白亮白亮的一团水，只见刀光不见人。

那一晚，保安中队突然发动暴动。队员们不动枪，动的是刀子。当时，天黑得漆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保安队的士兵冲入日军军营，伸手一摸，是平头的，刀光一闪，就砍了下去。是光头的，是自己战友，递个暗号，双双杀向别处。

天亮，一百多个日军，无一人逃跑，一个个倒在地上。

夜战中，整个保安中队的战士，竟无一伤亡。

部队胜利，迅速撤离丰城。当时，是另一个槐花盛开的时节，整个丰城，笼罩在一片花海和花香中。整个队伍在花海里前进，带队的政委是个女人，一身灰布军装，戴着一顶军帽，骑在马上，回首对丰城人一笑，如一朵槐花盛开。

大家眨巴眨巴眼睛，这才认出，这个女政委正是旗袍女人。

【责任编辑：何光占 xiaoshuoyuekan1@sina.com】